



大事記續編卷第六十四



金華王禕子充著

唐憲宗皇帝元和十三年春正日乙酉大赦免元和二年

以前逋負

新紀

修麟德殿

二月浚龍首池

以呂祖謙

三月

戊戌李鄴罷庚子御史大夫李夷簡為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

以新舊紀

巳酉橫海節度使程權入朝歸滄景二州

以新紀及

呂祖謙

解題曰程懷直以建中三年為橫海軍節度副大使傳

四世三十六年

夏四月甲寅王承宗歸德隸二州庚辰赦承宗

以新紀

解題曰張耒曰魏鎮兵強國富屹然大鎮非可易攻者也德宗始使馬燧李抱真攻之二將之力弊於田悅而王武俊朱滔相煽而起四方諸侯始輕京師淮西雖積於判然數郡之地也元濟昏童倔強其間宣河朔諸鎮比茲憲宗乘其機察其時一舉而滅李師道王承宗之徒或誅或臣而四方靡然效順矣無他德宗先攻其堅敵未亡而已之氣先索而力先弊矣此朱泚懷光所以陸梁而下忌也憲宗先攻其易碎其巢穴戮其鯨鯢兵雖未出氣已震於天下師道承宗所以消沮而不能抗也事見通鑑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紀舊秋七月乙酉命宣武魏博義成

武寧橫海軍討李師道紀以新舊辛丑李夷簡罷紀新八月

壬子朔王涯罷紀以新九月甲辰戶部侍郎皇甫鏞諸道監

鐵轉運使程昇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鏞判度支昇使如

故紀以新舊

解題曰按新舊史列傳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沼營觀

自娛樂鏞與程昇知帝意數貢羨餘陰佐所欲又略止

突承璀為吳援憲宗遠慕正觀之治而德宗之膏肓也

詔期於小習聞勅見以為常事而不知怪耳羣臣朝夕納

身不為可也苟攻病不去其源用藥不窮帝以昇鏞平

蔡時供饋不乏並拜平章事詔書既下物情駭異雖市  
道皆嗤之崔群裴度以物義上聞帝不听度乃表罷政  
事因論之曰華夏安否繫於朝廷朝廷輕重在於宰相  
如臣駑鈍不能增日月之明廣天地之德遂使每事皆勞  
聖心所以平賊安人費力如此方期陛下博採人望致  
之輔弼而乃忽取微人列於重地鑄自掌財賦唯事割  
剥應仰給度支之處無不切齒願食其肉比者淮西諸  
軍糧料所破五成錢只與一兩成士卒怨怒臣到行營  
慰喻方小安今舊兵悉向淄青討伐忽聞此人入相必  
相與驚憂以為更有前日之事昇雖人品凡俗心事如

平處之煩劇或亦得力升之相位實亦非宜今者臣若  
不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未許言又不听如史  
燒心若箭攢體今淮西盪定河北咸寧承宗斂手削地  
程權亲身赴闕韓弘輿疾討賊非力能制之祇是朝廷  
能服其心今繼關中興陛下何恐却自破除使四方解  
體帝以為朋黨竟不省覽鑄知公論不可益以巧媚自  
固奏減內外官俸以贍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詔書乃  
止帝斥內帑所餘詔度支評直售之以給邊兵繒線觸  
手輒壞士怨怒聚而焚之度以事聞鑄因引其足奏曰  
此靴乃內庫出者臣以錢二千買之勞韜可服彼言不

可信詐也帝以為然由是鑄益無忌憚蘇轍曰權萬紀

山治嘉謨有益於民者耳波為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

而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效其忠力及玄宗初用姚崇

宋璟盧懷慎蘇頌後用張說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

和之初其治度幾真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

括田幸遷至宰相融既死而言利者曾進至揚國忠而

聚歛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而不可復合憲宗方

平淮蔡而程昇皇甫鏗皆以利進裴度三上書極論不

可帝以天下畧平欲自娛樂昇鏗揣知其意數貢羨財

以順州缺故度卒逐去而昇鏗皆相不三年而福發於

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強宦官

之橫遂與唐相帝嘗語度本文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

終始可不哀哉

夫樹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

以為難卡則易以為易卡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

卒為昇鏗所構

冬十一月丁亥以山人柳泌為台州刺史以求仙藥以新

十二月庚戌迎佛骨于鳳翔紀新

唐憲宗皇帝元和十四年春正月刑部侍郎韓愈諫迎佛

骨癸巳貶為潮州刺史以呂相諫而申田弘正大敗李師

道兵於東阿二月戊午師道伏誅分淄青等十二州為三

道庚午以淄青都知兵馬使劉悟為義成節度使以新

解題曰李正己以永泰元年為留後傳四世凡五十四

年實錄唐曆初盜殺武元衡王承宗叔平上封乃

命監察御史陳中師尹裴武鞠之獄成皆廢斬及田橫

正平淄青奏擒害元繼賊二人既至詔三司使禁問以

其黨與散亡情實難賊既為所道所使皆皆留之後寃

平師道將入觀欲遂提承宗至關以為已功許以

實於和文簿崔參驗前後知其不可且元衡於六月

三日昂前二日承宗奏事官武庭秀已印卷於水

夏四月丙寅從橫海節度使烏重胤之請詔節度等使所

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

以通鑑及脩

解題曰舊五代史職官志重胤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

還刺史職分州兵並隸分管是後雖幽鎮魏自相傳襲

唯滄州一道獨稟命受代重胤制置使然也餘見通鑑

本紀諸道節度都團練防禦經畧等使所管支郡除本

軍州外別置鎮遏守捉兵馬等並合屬刺史如刺史帶

本州團練防禦鎮遏等使兵馬便隸此使如無別使即

使握兵分屯屬郡者刺史不能制遂為一州之孫之宏

弊宜有處分因詔天下兵屯屬郡者隸于朝廷之孫之宏

曰賈誼分封之策至武帝卒能寬同姓之憂烏重胤欲

殺節鎮之權至我宋實用以弭五代之禍變而通之存

其人而已

辛未程昇薨

以新紀脩

丙子裴度罷

新紀

秋七月戊寅韓弘入朝

歸汴宋毫穎四州

以新紀脩

謙標目脩

鮮題曰孫輔唐史記憲宗元年誅楊惠琳收夏州誅劉

開收劍南三年誅李錡收浙西于頔入朝得山南東道

五年擒盧從史收澤潞張茂昭入朝得易定七年得魏

博十一年誅吳元濟收淮西十三年王承宗伏罪得德

棣程權入朝得滄景十四年誅李師道柝十二州為三

鎮韓弘入朝得汴宋毫穎

巳丑加上尊號

以新舊紀脩

辛卯沂海卒王弁殺其觀察使王

像自稱留後

以新舊紀脩

鮮題曰沂海見真元四年徐泗濠節度鮮題

丁酉河陽節度使令狐楚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通秋八鑑

月丁酉韓弘守司徒兼中書令

新紀

冬十月壬戌安南將楊清殺都護李象古

以新舊紀脩

蕃寇鹽州

以通鑑脩

帝服柳泌藥起居舍人裴潏切諫十一月

新紀

巳亥坐貶

鮮題曰按新史列傳度支稟賜邊士不時物多弊惡李

光憂甚至欲引佩刀自決中外皆恐皇甫鑄奏邊鄙

無事乃崔群鼓動欲以賈直歸怨天子於是罷為湖南

觀察使餘見通鑑裴延齡之陷陸贄也言贄等怨望顯

言歲飢民流度支艱芻之以激怒衆士會帝敗苑中而神策軍訴度支不賦廢芻者帝惑其言詔斥贊等小人之陷君子如出一轍可不畏哉

唐憲宗皇帝元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宦者陳弘志等弒帝于中和殿殺吐突承璀及愷王憚賜內外諸軍錢閏正月丙午太子恒即皇帝位以新舊紀稽古錄

解題曰范祖禹曰陳弘志殺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舊史於憲宗之崩疑以傳疑其後文宗謀誅宦官本討元和之亂宣宗追怨穆宗以為預謀窮治逆黨誅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為弒則無疑也故曰為陳弘志所弒長安河南

志中和殿按舊史本紀敬宗即位詔賞神策諸軍士人

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內諸軍鎮絹十匹錢五千其餘軍

鎮有差穆宗初即位在京軍士人獲五十千在外軍鎮

差降無幾至是宰臣奏議請量國力頒賞故差減如先

朝餘見通鑑

丁未貶皇甫鏞為崖州司戶新紀辛亥御史中丞蕭俛中書

舍人段文昌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俛等以兩河略定乃

議請兵以新舊紀修

解題曰按新史列傳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為武不可黷勸帝偃革



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為逃死不補謂之  
銷兵既而籍卒逋無生業曹聚山林間為盜賊會朱克  
融王庭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曰不充乃召

募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餘身通鑑崔鵬曰  
五年王承宗元始歸朝後三日而僖元歸  
總始歸朝後三日而段文昌亦罷承元歸  
凡五月而克勳判中問歲限逃死之兵不  
補者多便謂調兵不充皆由二人可乎

壬子柳泌伏誅綱目乙卯尊母郭貴妃為皇太后以新紀

丁卯帝與群臣皆釋服以通鑑二月丁丑幸丹鳳門肆赦觀

排優丁亥幸神策軍觀角觝以新舊壬辰廢邕管入容管

以呂祖謙  
標目脩

鮮題曰天寶十四載置邕州管內經略使領邕貴橫欽

澄賓嚴羅淳灤山田籠州乾元元年兼都防禦使二年

升升為節度上元復為都防禦經略使廣德廢隸桂管

大曆五年復置都防禦使八年增領桂管諸州貞元罷

領桂管增領潯州永真省灤田山州元和元年邕州都

防禦觀察經略使領懷遠軍使嚴州隸容管羅州隸領

南十五年廢經略使長慶二年復咸通三年升為嶺南

西道節度使增領蒙州韓愈狀併邕容兩管為一道深

合事宜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經略使若置  
在邕州則與賊隔江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

犯一則易逐便措置今置在容則邕州兵馬必少賊易  
生姦心請移經略使於邕容州但置刺史

二月楊清伏誅

紀新

夏五月庚申築景陵廟號憲宗

以通鑑脩

解題曰蔣係曰憲宗嗣位之初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  
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顧謂丞相曰太宗之創業如此  
玄宗之致理如此既覽國史乃知萬倍不如先聖當先聖之  
猶須宰執臣僚同心輔助豈朕今日獨能為理哉自是  
廷英議政晝漏率下五六刻方退自貞元十年已後朝  
廷威福日削方鎮權重德宗不委政宰相細務多自臨  
決姦倖之臣如裴延齡輩數人得以錢穀術數進宰相

備位而已上自臨御訖于元和軍國樞機盡歸之於宰  
相由是中外咸理紀律存張果能翦削亂階誅除群盜  
睿謀英斷近古鮮儔然任異罇之聚斂逐裴度於藩方  
政道國經未至衰紊惜乎服食過當閹豎竊發苟天假  
之年庶幾于理矣

六月丁丑韓弘罷

紀新

秋七月丁卯令狐楚罷

紀新

八月戊戌

御史中丞崔植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以新舊紀脩

九月庚子

大合樂于魚藻宮

舊紀

解題曰宋敏求長安志魚藻宮去宮城十三里

冬十月庚辰王承宗卒其弟成德觀察支使承元歸鎮趙

深冀四州以新紀脩

解題曰按王武俊以建中三年為觀察使傳三世凡三十九年

癸未吐蕃寇涇州發神策軍及八鎮軍禦之以新舊紀脩

解題曰神策八鎮見永貞元年神策京西行營節度使

解題

乙酉以田弘正為成德節度使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劉

悞為昭義節度使以舊紀脩呂祖目脩十一月己未帝幸華清宮

以舊紀脩十二月庚辰獵于城南壬午獵于城西甲申獵于苑

北以新舊紀脩

唐穆宗皇帝長慶元年春正月辛丑改元以新舊紀脩壬戌蕭

俛罷繼二月劉總歸盧龍道八州以新舊紀脩

解題曰劉悻以貞元元年為留後傳三世三十六年

壬申段文昌罷戶部侍郎杜元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脩回鶻

保義可汗死以新舊紀脩劉總奏分所屬為三道請除節度觀察

使遣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入京時帝不留意庶務宰相

不知大體三月以總為天平節度使宣武節度使張弘靖

為盧龍節度使權知京兆尹盧士攻為瀛莫觀察使尋遣克

融等歸本軍以新舊紀脩戊午立第九人子五人為王以新舊紀脩己未

以屯田員外郎李德裕為考功郎中左補闕李紳為員外

卽充翰林學士

以舊紀脩

解題曰按舊史列傳元和初用兵伐叛始於杜黃裳誅蜀吉甫經畫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裴度而常貫之李逢吉沮議深以用兵爲非而常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甫度而德裕於元和時逢吉僧孺宗閔以私意排擯之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情頗款密逢吉之黨深惡之其月罷學士出爲御史中丞通鑑考異云此際元稹入相逢吉在淮南豈能排擯德裕蓋出於黨人之語傳固云逢吉僧孺宗閔不獨云逢吉也夏四月丁丑貶禮部侍郎錢徽中書舍人李宗閔爲外州

刺史右補闕楊汝士爲開江令

以舊紀脩

解題曰按新舊史列傳初李吉甫在相位時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深詆時政之失吉甫然訴於上有司皆得罪遂與爲怨德裕元和時以不調僧孺宗閔恒排擯之錢徽爲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學士李紳以所善誘徽求致第籍徽不能如貳人請自取楊殷士蘇巢巢宗閔婿殷士汝士第皆與徽厚文昌怒方帥西川入辭奏徽所放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藝薄不當在選中李德裕李紳元稹有寵於帝共白徽納干丐取士不以實詔王白居易覆試朗等十人皆落下貶徽江州刺

史宗閔劔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汝士等勸徽出文昌紳  
私書自直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脩身慎行安可以  
私書相證耶今焚之人稱徽長者因是列為朋黨兩相  
傾軋垂四十年餘見通鑑范祖禹曰漢之黨錮始於甘  
陵二部相譏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譽海內塗炭二十餘  
年唐之朋黨始於僧儒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  
自小致大因私以害公皆由主听不明君子小人雜進  
於朝不分邪正忠諛以黜陟之而听其自相傾軋以養  
成之也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  
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為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

止故其衰季士無

操行不足稱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

漸哉

丙戌冊以鵲宗德示

五月以太和長公主妻之

以舊紀

脩六月 彗出于昴

以新紀 秋七月甲辰朱克融囚張弘靖

自為虜 能留後以漸

解題曰劉絳以虜龍歸朝廷有而復亂事見通鑑

王子上帝號以新舊紀 壬戌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田弘

正自為留後

解題曰孫甫曰一賢者相凡四年平定天下數年甫人相  
不二年河北復亂天下安危皆係於相豈不明乎事見

八月乙亥起復前經原節度使田布為魏博節度使以新紀修

丙子瀛州軍亂盧士攻以新紀修丁丑命魏博橫海昭義

河東義武兵討王庭湊已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為深冀

節度使以新紀修

解題曰深冀節度見寶應元年成德節度使解題

已丑河東節度使裴度為幽鎮招討使以呂祖謙標目修癸巳王

庭湊圍深州新九月乙巳相州軍亂殺其刺史邢楚以新

紀修吐蕃請盟許之新冬十月丙寅鹽鐵轉運使刑部尚書

王播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裴度為鎮州行營都

招討使以新紀修裴度論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

交結稹罷為工部侍郎以新紀修

解題曰按新舊史列傳稹遷翰林承旨學士數召入禮

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爭與稹交魏弘簡在樞

密尤相善雖與裴度無憾然頗忌前達加於已上度方

用兵山東處置軍事有所論在奏多為稹輩所持度上

疏論之曰逆堅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明撓敗國政陛

下欲掃蕩幽鎮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

先後河朔逆賊祗亂山東禁圍姦臣必亂天下是河朔

患小禁圍姦小者臣與戎臣必能剪滅大者林陞下制

斷覺悞無計駭除今文武中外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謀臣自共與已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惜陛下委付之意不輕被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知佞倖亦無離難祇是昨者臣請乘傳詣關面陳戎事姦臣懼臣悉數其過百計止臣臣又請領兵齊進逐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復共儉狡同辭合力或兩道招撫逗留旬時或遣蔚州行營拖曳日月但欲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以臣遇見若朝

中姦臣盡去則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在則逆賊縱平無益倘陛下未信忠言乞出臣比表與百僚集議彼不受

責臣合伏辜繼上三章穆宗雖不悅然懼大臣正議乃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罷積內職然寵慎之意不衰餘見通

鑑陳繹西府記唐初典兵禁中出於惟婦之議獨宰相得知密名

屬無預正元後藩鎮旅拒重以兵屬人乃以中官分領左右

神策軍而樞密之職歸於北司然寄治省寺廡下延英會議

則屏立殿西勢猶厭厭傳道官省而已劉恕中國紀年內侍

言遵美言舊制北司供奉官胯衫入侍無秉簡入侍之儀樞

密使公廡三間貯文簿而已無視事之廳堂范祖禹曰昔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於外而左右前後得孝友正良之士以善君心此所以能成功也穆宗庸昏姦諂在側裴

復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末先圖其大而後憂其小此  
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蓋自古命將出  
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有能克勝者也可不戒哉

十二月庚午深州行營節度使杜叔良大敗於博野戊寅

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代之

以通鑑修

解題曰博野永寧軍縣按方鎮表至德置淮南西道節  
度領義陽弋陽潁川滎陽汝南乾元置鄭陳節度領鄭陳毫  
穎上元廢州隸淮南貞元三年置陳許節度十年賜號忠武  
軍元和十二年增領潁州十三年增領蔡州長慶省潁州中  
和蔡州置奉國軍乾寧元年增領汝州光化三年汝隸東都

赦朱克融以新舊以為節度使紀脩

唐穆宗皇帝長慶二年春正月庚子魏博軍潰于

邠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為留後己酉以為節度使

以新舊紀脩

解題曰王容曰魏博自田弘正徙鎮歲餘而復亂蘇過

曰弘正有恩於魏故使布世其官魏人以河北舊事

逼之豈有害之之心哉布盍請於軍中曰先將軍以六

州歸天子使汝一方不能叛逆言慮之言在耳今幾日

而忘之布不能從諸君為亂上負君父取笑天下請諸

君殺布而後反則魏人素德其父寧忍殺其子也昔弘



正遣布以兵討蔡上議使人代之而士卒愛布願留乃止則布亦素有德於魏人也此輩寧忍殺布也哉若以忠義激之禍福動之戮一憲誠軍自定矣而後舉兵討鎮雪弘正之冤克勳勢孤不戰而禽矣萬一死憲誠之手使朝廷以殺帥之罪討魏豈不賢於自經溝瀆之為諒哉故曰河北再亂者布之死也事見通鑑

二月甲子赦王庭湊以為節度使兵部侍郎韓愈為宣慰

使

以新舊

辛巳崔植罷元稹同平章事

以新舊

丁亥裴度為

東都留守

以舊紀通鑑脩

三月乙巳武寧節度副使王智興逐其

節度使崔群尋以智興為節度使

以新舊通鑑脩

解題曰按舊史智興傳群累表請追智興授以他官事

未行詔班師智興師眾斬關而入群傳以智興早得士

心表請因授智興旄鉞不報智興迴城內皆是父兄

開關延入裴度崔群神道碑云幽朔興亂發武寧勁卒

五千俾王智興由沂州刺史為公之二將以北征逮帥

將反公亟請於朝以智興宿將仍歲立功得士卒心今

擁眾在外為末而大臣所守在中為本不若速處智興

於征鎮不爾移臣所受而授之則師人知歸必免叛矣

連表不報蓋舊史兩傳互見而神道碑則備言之也

戊午司徒淮南節度使裴度同平章事王播罷

以新舊通鑑脩夏四

月辛酉朔日有食之舊紀壬戌成德節度使牛元翼奔京師王庭湊陷深州紀脩六月甲子裴度元稹罷兵部尚書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紀脩

解題曰按舊裴度傳初度與李逢吉素不協度自太原入朝而惡度者以逢吉善於陰討足能構度乃自襄陽召逢吉為兵部尚書度既復知政事而魏弘簡劉承皆之黨在禁中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整人鄭注與中尉王守澄交結內官皆為之助餘見通鑑通鑑考異以惡度者不過元稹與宦官彼欲害度其術甚多何必召逢吉也葉夢得曰李逢吉迫于方刺裴度事逢吉元稹

傳皆不詳載其實稹欲立奇功令方募士反間王庭湊以出牛元翼爾而刺度事則出於逢吉之誣韓皋鄭覃既雜治無迹度與稹宜無罪乃反遭罷逢吉以兵部尚書與治此獄故得自隱其始謀不然逢吉正當獨坐况得相乎皋與覃皆號端士亦不能暴之何也唐史但書其事殊不別白其所以然亦可恨云

戊子得也管

以呂祖謙

秋七月壬辰宣武將李臣則逐其

鄧度使李頤都押衙李宥自為留後丙辰交海節度使曹

華等敗之八月丙子宥伏誅以通鑑冬十一月庚午皇太后

幸華清宮辛未帝迎太后獵于驪山以新紀十二月癸巳

立子景王湛為皇太子新紀是歲初行宣明曆通鑑

唐穆宗皇帝長慶三年春正月壬戌御史中丞牛僧孺為

戶部侍郎同平章事紀脩以新舊

解題曰按舊史列傳李逢吉既得權位銳意報怨時李

德裕與牛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懼李紳與德

裕從中沮之九月出德裕浙西尋引僧孺同平章事繇

是交怨愈深通鑑考異謂德裕以此疑怨逢吉未必皆

出逢吉之意則待逢吉過厚矣餘見通鑑

秋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紀脩以新舊冬十月己丑杜元穎罷

脩以新紀

唐穆宗皇帝長慶四年春正月壬申帝崩于清思殿丙子

皇太子湛即皇帝位紀脩以新舊

解題曰常述兩京記清思殿在太明宮

二月癸未貶戶部侍郎李紳為端州司馬通鑑脩以新舊

解題曰紳李德裕之黨也按新舊史列傳紳改戶部侍

郎李逢吉終欲陷之紳族子虞有文學名隱居華陽時

來省紳虞與柏耆程昔範善及耆為拾遺虞以書求薦

書悞達於紳紳痛誚之虞大望後至京師以紳所言逢

吉姦邪傳會之語告逢吉逢吉大怒乃用張又新李續

等計擢虞昔範與劉栖楚皆為拾遺以伺紳隙內結王

守澄自助會敬宗立逢吉知紳失勢可乘慮嗣君復用  
之使守澄從容奏言先帝始議立太子杜元穎李紳勸  
立深王獨逢吉請立陛下而李續李虞助之帝雖冲年  
亦疑其事會逢吉奏李紳等不利於陛下請逐之帝不  
能自執乃貶紳端州司馬栖楚等怒得善地皆切蔭惟  
常處厚屢言紳枉折逢吉之姦天子亦稍開悟會禁中  
檢尋舊事得穆宗封書一篋發之得裴度元穎紳疏請  
立帝為嗣帝感悞興嘆悉焚逢吉黨所上謗書紳黨得  
保全餘見通鑑胡寅曰敬宗既得裴度李紳之疏則逢  
吉守澄誣罔明白于是罷逢吉而相紳置守澄于法豈  
不偉哉然使紳誠有動搖之罪穆宗發覺治之可也敬  
宗既為天子矣又何治焉今以逢吉讒紳謀不利於己  
則欲殺之得紳立已疏則嗟嘆之是其喜怒皆私己而  
發不以公道行之此所以來讒賊之口也

己亥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乙丑尊帝母王氏為皇太后

以舊紀通鑑丁未帝幸中和殿繫鞫自是遊宴擊鞠奏樂不可

紀通鑑

夏四月丙申帝擊鞠于清思殿染匠張韶作亂伏誅祖詒

標目五月乙卯吏部侍郎李程戶部侍郎竇易直同平章

事以新紀冬十一月庚申葬光陵廟號曰穆宗通鑑十二月

韓愈卒舊紀

解題曰愈嘗著原道一篇深明聖賢仁義道德之說以  
闡異端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有能及之者也其辭曰  
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  
天小非天之罪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  
則宜其所謂道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  
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  
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  
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  
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

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  
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  
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  
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  
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  
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  
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教之相生養之  
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  
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  
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

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  
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忿勸  
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  
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今其言曰聖人不死  
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  
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  
居寒熱也無介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  
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  
貨財以事其上者也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  
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

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也帝之於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  
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  
言曰曷爲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  
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  
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滅其天常

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仁義道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菓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若與

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法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人其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鯨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程顥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語雖不能無病痛然自孟子後能將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無所見安能由千載之後見得若是之明也朱熹曰愈之於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體之具於吾之一心知其可行於天下而未知其本之當

先於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當詳於外而略於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其行未必能謹於細微雖知文與道有內外淺深之殊而終未能審其緩急輕重之序以決取舍雖知汲汲以行道濟時抑邪與正為事而或未免雜乎貪利慕祿之私此其見於文字中得失有不可掩者是歲回鶻崇德可汗死弟曷薩持勤立以通鑑脩

唐敬宗皇帝寶歷元年春正月辛亥改元以新舊紀脩乙卯牛僧孺罷新紀三月辛酉册回訖昭禮可汗朱曠夏四月癸巳上尊號以新舊紀脩秋九月壬午劉悟卒其子從諫自稱昭義留後以新舊紀脩

解題曰實錄從諫以金幣賂當權者舊史列傳李逢吉王守澄受其賂曲為致請通鑑考異以事有無難明故不取也

冬十一月立子為王以新舊紀脩

唐敬宗皇帝寶歷二年春二月丁未山南西道節度使裴度守司空同平章事以新舊紀脩

解題曰僧孺罷則度相矣孫甫曰常處厚為郎官曰嘗為裴度貶官李逢吉亦所深怨也處厚犯權臣之威稱其所怨復不念已之隙力言其賢是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事見通鑑



三月橫海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自稱留後以呂祖

脩夏四月戊申以劉從諫為節度使以舊紀脩五月盧龍軍亂

殺朱克融立其子延嗣為節度使以新紀脩六月遣使詣潤州

迎周息元以朱熹綱目脩秋八月盧龍兵馬使李載義殺朱延嗣

自稱留後尋以為節度使以通鑑脩九月壬申李程罷以新紀脩

冬十一月甲申李逢吉罷以新紀脩

解題曰度相則逢吉罷矣通鑑考異謂宰相之門何常

無特所親愛之士數蒙引接詢訪得失其間忠邪溷殺

固亦多矣其踈遠不得志者則從而怨疾之巧立名目

以相譏誚此乃古今常態非獨逢吉之門有八關十六

子也舊史逢吉傳以為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

納賂無不如意亦恐未必然但逢吉之門險陂為多耳

劉栖楚敢與王承宗爭事此乃正直之士何得為佞邪

之黨哉此皆出於李讓夷敬宗實錄讓夷德裕之黨而

栖楚逢吉所善故深詆之考異此論若無區別而又以

栖楚為正直之士何也

十二月辛丑宦官劉克明弑帝立絳王悟之寅樞密使王

守澄等誅克明殺絳王流道士趙歸真於嶺南乙丑奉汪

王溥即皇帝位更名昶以呂祖謙綱目脩

解題曰范祖禹曰裴度位上相安危所係君弑不討賊

君立不預謀二日之間宦者三易主而不關宰相唐之網紀於是大壞以度之勲德處之猶如此而况不賢者

乎事見通鑑新史裴度傳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

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及六軍飛龍兵討之與唐鑑不同

戊申尊母蕭氏為皇太后王太后為寶歷太后以通鑑庚戌

兵部侍郎常處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脩

解題曰按新舊史列傳文宗勤於听政然浮於斷決宰相奏事得請往往中變處厚當獨論奏曰言不見納宜

先罷即趨下頓首帝矍然曰何至是處厚趨出帝復召

問所欲言處厚對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

之自是無復橫議者胡寅曰人之性無有不善而材有

愚明柔強之異知學以反之則無陷于一偏之失矣文

宗恭儉寬勤其質甚美年十有八正講明道義增益德

慧之時裴常二公宜敷求名儒實之左右使得以二帝

三王正心脩身之學輔導啓沃使知義理之正忠邪之

別是非可否之處先後緩急之序然後勉以有為則雖

愚亦明柔亦強矣植木而不培其根浚水而不自其源

乃欲則效於章疏望治於頰舌不亦遠乎

庚申詔出宮人省樂工伎術縱鷹犬停貢纂組雕鏤以新紀脩

解題曰按舊史本紀詔曰朕以眇薄遭逢內難刷君父

之耻

之耻

之仇耻據億兆之哀寃而股肱大臣群卿庶士引義抗  
請至於再三以圖宗社之安以答華夷之望俯從衆欲  
夙夜震驚思所以克已復禮脩政安人宵興匪寧旰食  
勞慮夫儉過則酌之以禮文勝則矯之以質庶乎俗登  
太古道泆生靈儀刑家邦以化天下內庭官人非職掌  
者放三千人任從所適長春宮斛斗諸物依前戶部收  
管鄴縣羨陂鳳翔府駱谷地還府縣教坊樂官翰林侍  
詔伎術官并總監諸色職掌內冗員者共一千二百七  
十人並宜停廢總監中一百二十四人先屬諸軍並各  
歸本司餘七百三人勒納牒身放歸本管先供教坊衣

糧一百分廂家及諸司新加衣糧三千分並宜停給五  
坊鷹鷄並解放今年新宣附食度支糧小兒一百人並  
停給別詔宣索纂組銅鏤不在常貢內者並停度支鹽  
鐵戶部及州府百司應供宮禁羊支一物已上並准貢  
元元額爲定先造供禁中床榻以金筐瑟瑟寶鈿者悉  
宜停造東頭御馬坊毬場宜却還龍武軍其殿及亭子  
所司毀圻餘舍賜本軍應行從處張陳不得用花蠟結  
綵華飾今年已來諸道所進音聲女人各賜束帛放還  
城外墳墓先有開闢以備行幸處宜曉示百姓任其脩  
塞其大逆魁首蘇佐明等二十八人並已處斬宗族籍

沒妖妄僧惟真道士趙歸真等或假於卜筮或託以醫方疑衆挾邪已從流竄其情非奸惡迹涉誣誤者一切不問帝在藩邸知兩朝之積弊此時厘革並出宸衷士民相慶喜理道之復興矣帝以十二月乙巳即位

大事記續編卷六十四

大事記續編卷六十五

金華王禕子充著

唐文宗皇帝太和元年春二月乙巳改元以新舊三月壬戌

朔王守澄為右神策中尉以舊夏五月戊辰罷宰相事監

搜新紀丙子以李同捷為充海節度使以舊六月癸巳淮

南節度使王播為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益鐵轉運使以新舊

秋七月癸酉葬莊陵廟號敬宗以通

解題曰胡寅曰敬宗免崔發之死聽韋處厚而悟李紳宣

慰李渤而擢劉栖楚納李程而罷管嚴賞游宴之諫而賜

錦綵聞瑤臺之諷而宥李漢覽夫丁之奏而禁度僧受丹

屨之箴而優荅詔從此門之奏而寬量移用張仲方之說而減船費沮逢吉所引而伸李絳來言者所陳而禮裴度知洛宮荒廢而罷東行凡此十餘條方之德宗豈不優哉其惡在於狎暱群小好戲遊妄賜予而已然裴度無能改於其德使至於遇弒何也曰帝之習為不義其日已久度固忠賢若伊尹告祖甲之道當有所不及况在位日淺耶李向捷不受命八月庚子發諸道兵討之以通繼脩

唐文宗皇帝太和二年春三月辛巳親策制舉昌平劉蕡對

策以極言宦官黜

以品相講  
標日脩

解題曰按新舊史列傳及唐文粹蕡對策其畧曰春秋元

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春秋閔弒吳子餘祭不書其君春秋譏其踈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陛下發正言履

正道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  
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  
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  
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奸生惟懼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  
今日此宮闈將變也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  
秋以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  
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  
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皇儲未建郊祀未脩此社稷  
將危也春秋王子札殺邵伯毛伯兩下相殺不書書者重  
其專王命也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

而失之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  
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春秋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  
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  
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  
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典刑不由  
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春秋晉狐射姑殺  
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  
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  
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  
之慮陛下不能用也陛下既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

言而不行必嬰其禍是以裴回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  
盡其格沅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  
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捄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  
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後戒其所宜戒  
息其所宜憂既不得治其前當治於後既不得正其始當  
止其終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  
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奸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  
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剪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  
憂以杜其漸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  
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之

權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歛以固寵奸吏因緣而弄法冤痛  
之聲上達九天下流九泉鬼神怨怒陰陽愆錯君門萬里  
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  
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  
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  
宄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  
也陛下誠繼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  
聚歛之政除奸吏因緣之害唯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  
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照  
之以和教之以孝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

情俾萬國歡康兆民蘇息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法宜  
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能立南司此司之局或  
犯禁于南則亡命于此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  
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今夏官不知  
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  
官之政戒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雖足  
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兇逆而詐足以  
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  
藩臣干陵宰輔隳裂主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  
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蔽奸觀釁之心無伏節

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是時第策官左散騎  
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鍊庫部郎中龐嚴見蕡對嗟伏以  
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榮  
流涕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  
言皆冗齷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叅軍事李郃曰蕡逐我  
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蕡所對敢空臆盡言又引春秋  
為據漢魏以來無與蕡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  
書下萬口籍籍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况臣所對不及  
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帝不納始帝恭儉求治志  
除凶人然懦而不睿臣下畏禍不敢言故蕡對極陳晉襄



公殺陽處父以戒帝又引閣殺吳子陰贊帝決帝後與宋  
申錫謀誅王守澄不克守澄廢帝弟漳王而斥申錫帝依  
還其間不敢主也賈餗王涯李訓舒元興位宰相以謀敗  
皆為中官夷其宗而宦者益橫帝遂以憂崩

秋七月甲辰彗星出于右攝提以新紀脩八月己巳王庭湊反九

月甲午發隣道兵討之以舊紀脩冬十月癸酉竇易首罷以新紀脩

脩十二月乙丑魏博行營兵作亂以朱熹綱目脩士申韋處厚薨戊

寅兵部侍郎路隋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脩

唐文宗皇帝太和三年春正月丁亥平魏博亂兵以新舊紀脩三月

義武兵馬使張璠自稱節度使詔從之以新舊紀脩夏四月戊辰滄

景節度使李祐克德州李同捷伏誅以呂相諫脩六月甲戌魏

博軍亂殺史憲誠兵馬使何進滔自稱留後秋八月辛亥割

相衛澶三州隸相衛節度不受命壬子以進滔為節度使以新舊紀脩

紀脩壬申赦王庭湊新紀甲戌吏部侍郎李宗閔同平章事以新舊紀脩

脩紀解題曰宗閔僧孺之黨也按韓愈猛虎行贈李宗閔注云

宗閔初為裴度所引後度薦德裕相宗閔遂怨

九月辛巳命宦官毋得衣紗縠綾羅以通脩冬十一月禁獻奇

巧織麗布帛以通脩南詔陷雋邛二州十二月南詔寇成都梓

州以新舊紀脩

唐文宗皇帝太和四年春正月戊子封子永為王以通脩辛卯

武昌節度使牛僧孺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以新舊紀脩

解題曰僧孺宗閔所薦也按方鎮表乾元元置鄂岳沔都

團練使治鄂州上元岳隸荆南永泰并為觀察使增領岳

蘄黃大曆年罷建中置貞元十五年置安黃節度觀察使治

安州十九年賜號奉義軍元和元年罷并觀察使為武昌

節度領安黃五年罷置鄂岳都團練觀察使十三年增領

申州寶曆省沔州大中元年復節度使二年罷四年復六

年罷文德復置

甲午王播薨新紀二月乙卯山南西道軍亂害節度使李絳

三月己卯節度使温造平之以新舊紀脩

解題曰按裴度撰絳神道碑益部為蠻寇掠有詔發兵赴

救既行而賊去不遠而軍迴監軍楊叔元者憚公守正不

可寄私因是遣間者迎勞迴軍言公將收責所募之帛令

占著田畝瓦合之衆信然遂相驚譟疾入為亂部校請公

且避兇鋒之逼由他門止近縣彼無宿惡偶為所嗾少頃

自定當可行公疑然不受遂握節登城以至薨落新史取

以傳絳實錄則云絳召諸卒以詔書諭而遣之發廩麥以

賞衆皆怏怏而退出壘門有請辭監軍者而監軍使楊叔

元貪財怙寵素與絳隙至是因以賞薄激之散卒遂作亂

似不如新史之有據

夏六月丁未以裴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新舊紀脩秋七月癸

未尚書右丞宋申錫同平章事以新舊紀脩九月壬午裴度罷新紀

唐文宗皇帝太和五年春正月庚申幽州盧龍軍亂逐李載

義兵馬使楊志誠自稱留後以新舊紀脩三月庚子宋申錫罷

外降漳王湊為縣公貶申錫開州司馬以呂祖謙標目脩夏四月已

丑以楊志誠為節度使以舊紀脩秋九月吐蕃維州降西川節度

使李德裕據之牛僧孺請勿受以呂祖謙標目脩

解題曰朱熹曰司馬光以德裕所言為利僧孺所言為義

德裕以利害言雖若為利然意却在為國僧孺所言雖義

然却在濟其已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雖義有未安亦須

為之區處乃縛送悉怛謀使得甘心焉果何為也事見通

鑑維即威州上元後陷吐蕃韋臯在蜀二十年不能復至是降而不受至大中末首領始內附

唐文宗皇帝太和六年春正月壬子上尊號不受以通鑑脩三月

回鶻可汗為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以通鑑脩夏六月戊寅右

僕射王涯條流士庶衣服車馬第舍之制事竟不行以舊紀脩

解題曰按舊紀勅下後浮議沸騰杜棕於勅內條件易施

行者寬其限事竟不行公議惜之明年册皇太子永降詔

皇太子方從師傅授六經一二年後當令齒冑國庠以興

隆典宜令國子選名儒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其公卿士族

子弟明年已後不先入國學習業不在應明經進士限其進士舉宜先試帖經并畧問大義取經義精通者放及第卿大夫者下人之所視遠方之所倣若非恭儉克己廉貞任人而望其服從固不可得况朕不寶珠玉不御織華逮于六宮皆務儉薄卿大夫得不叶朕此志率先兆人比年所頒制度皆約國家令式去其甚者稍謂得中而士大夫苟自便身安於習俗因循未革以至于今百官士族起今年十月其衣服輿馬並宜準太和六年十月七日勅如有故違重加黜責胡寅曰文宗清約儉素終始不變其可與為善無疑矣而旦夕承弼之人無伊傅周召之業遂使其

君有祖甲成王之質而懷周赧漢獻之憤聖學不傳豈細故哉

冬十月甲子立魯王永為皇太子新紀十二月乙丑牛僧孺

罷新紀乙亥劉從諫入朝鑑以通脩

唐文宗皇帝太和七年春正月甲午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

鎮鑑以通脩二月丙戌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紀以新舊脩

解題曰僧孺罷則德裕相矣

夏四月丙戌册回鶻彰信可汗紀以舊脩六月乙亥李宗閔罷新紀

解題曰德裕相則宗閔罷矣

秋七月壬寅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鑑以通脩八月

庚寅詔諸王出閣進士停詩賦尋復不行以舊紀通鑑脩

唐文宗皇帝太和八年春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舊紀秋九

月辛亥彗星出于太微紀以新脩冬十月辛巳盧龍兵馬使史元

忠逐楊志誠自為留後以通鑑脩庚寅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宗閔

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甲午李德裕罷紀以新脩

解題曰宗閔相則德裕罷矣

以國子四門助教李訓為國子博士翰林侍講學士紀以舊脩十

一月癸丑王庭湊卒其子都知兵馬使元逵自稱成德留後

紀以新舊脩丁卯流揚志誠於嶺南尋伏誅以通鑑脩

唐文宗皇帝太和九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為節度使以舊脩

紀以新舊脩癸亥巢公濬薨紀以新舊脩三月丙辰以史元忠為節度使以舊脩

紀以新舊脩夏四月癸巳以昭義節度副使鄭注為太僕卿兼御史大

夫以通鑑脩丙申路隋罷紀以新脩戊戌浙西觀察使賈餗為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紀以舊脩庚子貶太子賓客李德裕為袁州長史以舊脩

紀以新舊脩五月乙丑以領軍將仇士良為左神策中尉紀以舊脩辛未王

涯為司空新紀六月壬寅貶李宗閔為明州刺史新紀秋七

月辛亥御史大夫李固言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紀以新舊脩甲

子以李訓為兵部郎中知制誥八月丁丑鄭注為兵部尚書

翰林侍講學士訓注所惡朝士皆以李宗閔德裕之黨逐之

九月癸卯朔下詔人情稍安以舊紀通鑑脩王涯增茶稅以通鑑脩

解題曰按新舊史志初德宗納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罷之貞元九年張滂奏立稅茶法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嘗極之也穆宗即位蓋鐵使王搆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推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太和九年令狐楚兼推茶使復令納推加價而已李石為相以茶稅皆歸蓋鐵復貞元之制大中初蓋鐵轉運使裴休立稅茶之法十二條增倍貞元

癸亥陳弘志伏誅

以新舊紀脩

解題曰歐陽脩曰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

以為無臣子也憲宗之弑歷三世而賊猶在至於文宗不能明弘志等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歎也穆敬昏童失德以其在位不久故天下未至於敗亂而敬宗卒及其身是豈有討賊之志哉事見通鑑

丁卯李固言罷

新紀

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

以舊紀通鑑脩

己巳御

史中丞舒元輿為刑部侍郎兵部郎中李訓為禮部侍郎同平章事

以呂祖謙標目脩

紀新

冬十月辛巳左右神策觀軍容使王守澄伏誅

解題曰文宗之誅王守澄也必先解其樞密使以為神策觀軍容使而後天討可得而加武宗之於仇士良也不然

神策中尉既為觀軍容使則請老而罷矣不然固未可以直致也事見通鑑

十一月壬戌李訓舒元興等伏兵誅宦官不克右僕射鄭覃權知戶部侍郎李石同平章事仇士良殺王涯賈餗舒元興李訓河東節度使王璠邠寧節度使郭行餘御史中丞李孝本及鄭注等十一族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

而已以新舊史紀傳摭古錄脩

解題曰按新舊史列傳甘露之事王涯等蒼惶步至永昌里茶肆為禁兵所擒并其家屬皆繫於獄仇士良鞠涯反狀涯實不知謀撈管不勝其酷乃令手書反狀自誣與訓

同謀群臣朝至建福門大明宮南面西從者不得入光範

門在含元殿之西尚閉乃繇金吾右仗至宣政衙兵皆露持是時

無宰相御史中丞群臣不能班帝初未知涯等被繫猶逢

其不朝既而士良白涯與訓謀逆將立鄭注遽召僕射令

狐楚鄭覃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邪楚曰

然涯誠有謀罪應死然外有三司御史不則大臣雜治內

仗非宰相繫所也帝頷之既草詔以王涯賈餗指其罪

不切士良等怨之始帝許相楚乃不果更用李石餘見通

鑑李德裕窮愁志自古天下有常勢不可變也五王之誅張召大將軍李多祚受命定策元載之圖魚朝恩以

崔昭尹神州與北門大將軍王駕鶴等結歡而朝恩敗夫舉大事非此軍無以成功李訓因守澄得幸雖職在近密

而日夕遊於禁軍挾守澄之勢與天子契於魚水北軍諸將望其顧盼與目覩天顏無異若以中旨諭之購以爵賞即諸將風靡矣捨此不用而欲以神川憲臺遊徽持擊之吏抱閔擁篲之徒以當精甲利兵賴中人覺其變未及禍亂使訓計盡行所誅者不過數百人其徒尚數十人與北軍協力報怨則天下橫流矣昔竇武以五校士屯都亭下中入矯詔令張奐率五營士與武對陣大呼曰武反汝皆禁兵何故隨反者由是知禁軍唯伏中入宰相焉得使其效死乎按大和推兇記所族者鄭注王涯賈餗舒元與李訓王播郭行餘李孝本羅立言韓約李貞素魏逢十二家外此又有顧師邕錢可復盧簡能蕭傑盧弘茂皆誅死故天復洗雪者十七家

十二月罷權茶以呂祖謙標目脩

唐文宗皇帝開成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舊紀改元

新紀三月劉從諫三上疏請王涯等罪名仇士良等沮恐天

下差以自強以舊紀新脩夏四月甲午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固

言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脩秋九月庚辰復宋申錫官

爵以舊紀通鑑脩

唐文宗皇帝開成二年春二月丙午彗星出東方以舊紀通鑑脩夏

四月戊戌工部侍郎陳夷行同平章事以新舊紀脩六月丙午河

陽軍亂逐其節度使李泳以新舊紀脩秋八月立兄子四人子一人

為王以通鑑脩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通鑑戊申李固言罷新紀

唐文宗皇帝開成三年春正月甲子盜傷李右新紀戊辰戶

部尚書楊嗣復戶部侍郎李珣同平章事以新舊紀脩

解題曰嗣復珣黨於僧孺者也按新舊史列傳嗣復輔政

與宗閔善欲復用而畏鄭覃乃託宦人諷帝帝因紫宸對



曰宗閔又斥應授一官覃曰陛下徒令少近則可若再用臣請先退陳夷行曰宗閔之罪不即死為幸寶曆時李續張又新等朋比姦險幾傾朝廷李珣曰此李逢吉罪夷行曰朝廷何惜數織人使亂紀綱嗣復曰事責得中不可但狗憎愛帝曰與一郡可也覃請授洪州別駕夷行曰宗閔養成鄭注之惡幾覆邦家嗣復曰陛下向欲官鄭注宗閔不奉詔覃曰嗣復黨宗閔臣觀宗閔之惡甚於李林甫嗣復曰覃語太過林甫姑賢害能破人家族宗閔固無之始宗閔與德裕俱得罪德裕再徙鎮而宗閔姑在貶地夫懲勸宜一不可謂黨翌日以宗閔為杭州刺史

丙子李石罷

新紀

冬十月乙酉張璠卒其子元益自稱義武

留後

以新紀脩殺太子永

以品初

以品初

解題曰漳王之死帝既悔之矣永之死帝又悔之悔其可

數乎事見通鑑

李德裕窮愁志東宮為人所排天子大怒召宰臣公卿議於內殿往復移時昔千秋

上書武帝一言而復蓋以簡而當理魏太祖嘗謂諸子曰吾必不用左右之言以治汝曹何者使左右君子也必不離人父子之間小人也言必不可用其時無人以此言寤主因問太子之過得於何人言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文宗必悟太子必安矣惜哉不聞是言也

乙巳彗星出于軫

以新紀脩

十二月詔裴度入知政事

以通鑑脩

是歲

吐蕃替普達磨立荒淫殘虐災異相繼其國益衰

以品祖謙

唐文宗皇帝開成四年春正月癸酉彗星出于羽林閏正月

丙午出于卷古以備三月丙寅晉文忠公裴度薨以舊紀通鑑備

解題曰宋祁贊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姦臣沮

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群議任度政事倚以破賊身督戰

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韓愈頌其功曰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穆敬不君愆人腐夫乘釁

鐫詆而度遂無顯功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

稱度脫節頗沈浮為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既明且哲以

保其身度何訛云

夏五月丙申鄭覃陳夷行罷以新紀備秋七月甲辰太常卿崔鄆

同平章事以新紀備冬十月丙寅立兄子陳王成美為皇太子以

祖蕭標目備是歲回鶻弒彰信可汗盧駸特勒立會疾疫大雪羊

馬多死其國遂衰以通鑑備

大事記續編卷第六十五

大事記續編卷第六十六

金華王禕子充著

唐文宗皇帝開成五年春正月戊寅帝不豫揚嗣復李珣欲  
奉皇太子成美當國己卯左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仇士  
良立穎王漙為皇太弟廢成美為陳王辛巳帝崩于大和殿  
太弟即皇帝位癸未殺成美及安王溶賢妃楊氏紀以新舊  
解題曰胡寅曰昔成王不以病疾困殆而正衣冠就公卿  
出經遠保世之格言女子小人姦謀慝計何由得乘其隙  
此固周召作聖之功而成王敬德之效也文宗有美質而  
無聖學故始終大節懵懵焉不然當疾病時自力御殿引

召宰執面命太子臨見羣臣仇士良輩亦安得而移易之哉故孔子作春秋公薨必書其所垂教之意深矣事見通

鑑長安志大和  
敘在大明官

追尊母為皇太后新紀以仇士良為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

將軍錄續二月庚申彗星出于室壁紀新舊五月己卯楊嗣

復罷刑部尚書崔珙同平章事紀新舊秋八月內樞密劉弘

逸薛季稜謀因山陵殺仇士良不克見殺新舊

解題曰按舊紀八月十七日葬章陵知樞密劉弘逸薛季

稜率禁軍護靈駕二人素為文宗獎遇仇士良惡之心不

自安因是欲倒戈誅士良陳弘志鹵簿使王起山陵使崔

鄆覺其謀先諭鹵簿諸軍是日弘逸季稜伏誅賈緯唐年

補錄亦同舊王起傳八月充山陵鹵簿使劉弘逸薛季稜

懼誅欲因山陵兵士謀廢立起與山陵使知其謀密奏伏

誅舊楊嗣復傳五年九月貶湖南明年誅季稜弘逸通鑑

以舊紀王起傳與楊嗣復傳歲月異同謂若已誅弘逸季

稜不當至明年始貶嗣復等故從實錄於會昌元年三月

貶嗣復錄書弘逸季稜之誅蓋弘逸季稜謀因山陵起

兵其事甚明不可以嗣復傳之誤遂致疑於其間若謂弘

逸季稜已誅不應會昌元年始貶嗣復則嗣復李珣之罷

與弘逸季稜之誅相去止數十日耳實錄明年固云有再

以其事動以意者帝赫怒欲殺之始再及貶無可疑也

壬戌葬章陵廟號文宗以新舊紀脩庚午李珣罷新紀九月丁丑

淮南節度副大使李德裕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脩黠憂

斯攻殺回鶻以汗冬十月回鶻盟沒斯內附詔備之以新舊紀脩

脩十一月彗星出于東方以新舊紀脩何進滔卒其子都知兵馬使

弘敬自稱魏博留後以新舊紀脩十二月封子為王以新舊紀脩

唐武宗皇帝會昌元年春正月辛巳改元以新舊紀脩二月回鶻十

三部立烏介可汗以新舊紀脩三月甲戌御史大夫陳夷行為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脩帝欲誅楊嗣復李珣宰相救之

乃貶為遠州刺史以新舊紀脩夏六月以何弘敬為節度使以新舊紀脩

紀脩帝受法籙於趙歸真以新舊紀脩秋七月彗星出于羽林以新舊紀脩

八月仇士良加觀軍容使統神策左右軍以新舊紀脩九

月癸巳盧龍軍將陳行泰殺史元忠自稱知留務閏月軍

將張絳殺行泰自稱主軍務雄武軍使張仲武請討絳冬

十月以為留後以新舊紀脩

鮮題曰蘇轍曰唐德宗老而厭兵凡節度使將佐之得志

者皆就命留後宣武劉士寧以暴慢失眾其將李萬榮因

其出畋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陸贄曰如士寧之惡萬

榮弃而遠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辭者若使

傾奪之徒輒得其處則四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構亂之日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士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其肯捐軀與之同惡乎今若選命賢將降詔軍中獎萬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衆知保安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至矣帝竟不許會昌中盧龍諸將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李德裕以為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既而回鶻烏介可汗擾天德塞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為帥張絳既為其下所殺而

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之謀即贄之故智也事見通鑑新史

地志雄武軍在薊州故廣漢川也五代史唐紀在薊州藥兒嶺東

十一月壬寅彗星出于營室新紀癸卯崔郾罷新紀

唐武宗皇帝會昌二年春正月以張仲武為節度使通鑑二

月丁丑淮南節度副大使李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舊紀

脩夏四月甲申盟沒斯降通鑑脩丁亥上尊號新紀脩五月回

鶻逼幽州張仲武遣兵破之通鑑脩六月陳夷行罷秋七月尚

書右丞李讓夷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新舊八月回鶻寇

大同川庚午詔發兵禦之通鑑脩九月甲辰以左司負外郎白

敏中為翰林學士以呂祖謙冬十月丁卯封子二人為王新

脩十一月獵于白鹿原新紀十二月立子二人為王以通脩是歲吐蕃達磨替普死其妃之兄子乞離胡立其國內亂祖謙

脩唐武宗皇帝會昌三年春正月庚子天德行營副使石雄大

破回鶻於殺胡山迎太和公主以歸以呂祖謙二月庚申朔

日有食之新紀辛未崔珙罷新紀黠戛斯遣使貢馬以通脩夏

四月乙丑劉從諫卒其姪都知兵馬使稹自稱昭義留後新

脩仇士良罷為左衛上將軍內侍監尋卒以通脩

解題曰按新史列傳帝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

陽示尊寵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以疾辭罷為內侍監知

省事因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諸君能聽老夫語乎衆

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

諫智慮深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

以毬獵聲色盡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閭

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衆再拜餘見通鑑范

祖禹曰小人莫不養其君之欲以濟己之欲使其君動而

不靜為而不止則其計行矣豈獨奢靡之娛足以蕩其心

哉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開邊境或察臣下隨其所好以

竊權寵人君樂得其欲而不知其為天下害是以政日亂

而不自知惟能親正直遠邪佞則可以免斯患矣

五月辛丑以王元逵何弘敬為招討使及河中節度使陳亮  
行河陽節度使王茂元河東節度使劉沔討劉稹紀以新脩壬寅

中書舍人崔鉉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紀以新脩築望仙觀新以

紀脩秋七月遣刑部侍郎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以通鑑脩以豐州都

防禦使石雄為晉絳行營節度副使以通鑑脩九月辛卯忠武節

度使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紀以新脩冬十月石雄破昭義兵

於烏嶺以新紀通鑑脩

解題曰烏嶺今平陽有烏嶺山

党項入寇紀以新脩十二月丁巳王宰克天井關新紀

解題曰天井關一名太行關在澤州晉城縣南

唐武宗皇帝會昌四年春正月乙酉河東將楊弁逐其節度

使李石尋伏誅紀以新脩二月甲寅朔日有食之新紀夏四月戊

寅左僕射王起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以通鑑脩

解題曰文臣直除使相自此始

六月減州縣官一千二百一十四員以通鑑脩削仇士良官爵籍

其家以舊紀通鑑脩秋七月淮南節度副大使杜棕為右僕射同平

章事閏月壬戌李紳罷以通鑑脩昭義邢洺磁三州降八月軍將

郭誼殺劉稹以降誼尋伏誅以新舊紀通鑑脩戊申加司徒李德裕

太尉衛國公以通鑑新史列傳脩

解題曰按新舊史紀傳實錄及李德裕集李訓約劉從諫



誅鄭注及甘露事宰相皆夷族傳言死非其罪從諫不平  
三上章請涯等罪時宦豎得志天子弱鄭暉李石新執政  
藉其論執以立權綱中人憚而怨之又劾奏蕭本非太后  
弟仇士良積怒倡言從諫志窺伺從諫亦妄言滑君側因  
與朝廷猜貳從諫蓄馬九尺獻之帝不納疑士良所沮怒  
殺馬自是招納亡命繕完兵仗志益跋扈又聞士良寵方  
渥愈憂惑因被病會昌三年四月疾甚謂妻裴曰吾父子  
有忠勳向雖遭飛語實無分寸反狀今軍事付之他人即  
一家便為所費乃以弟子稹主軍事觀朝廷之旨如不許  
更在此軍徐圖一家出計以稹為衙內都知兵馬使堂姪

匡周中軍兵馬使孔目官王協為押衙親事兵馬使劉守  
義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將兵馬語竟而卒稹祕不發喪協  
謀遣將姜岑請醫於朝中使解朝政領醫官至稹云相公  
不任拜詔朝政欲入劉武德劉可武等躡簾而立勅使走  
出遣衙將梁叔文謝問疾使薛士幹入境都不問疾直作  
從諫已亡之意武德可武乃大出 軍迎候都押衙郭誼等  
見勅使言河朔事體遂見監軍崔士康士康懦不敢拒乃  
至喪次扶植出見三軍士幹還云不得入衙門 從諫從  
弟從素令以書喻稹護喪還東都稹不奉詔 詔羣臣議  
宰臣百寮以塞上用兵不宜中原生事潞府請以親王遙

領令植權知兵馬事李德裕曰澤潞內地不同河朔前後  
命帥皆用儒臣頃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及  
劉悟死敬宗方怠於政遂以符節付從諫自後跋扈難制  
規脅朝廷及有狗馬疾謝醫拒使便以兵屬植捨而不討  
何以令四方若因循授之則威令去矣帝曰卿算用兵必  
尅否對曰植所恃者河朔三鎮耳但得魏鎮不與植同破  
之必矣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同三鎮自艱難已  
來列聖許三鎮嗣襲已成故事今欲加兵誅植邢洺磁境  
連魏鎮王師不欲輕出山東請兩藩收山東三郡令喻潯  
校許賊平厚加爵賞韓愈論淮西事宜曰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畧同今因討許元濟人

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閭弱自保無暇宜特下詔云蔡州  
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為節度使亦微有功効少誠之死朕  
亦本擬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待其稍能緝綏許其  
承繼今忽自為狂悖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  
制罰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  
自疑懼敢相有動朕即赦元濟回軍討之自  
然膽破不敢妄有異說德裕蓋卜此意也 帝曰吾與德

裕同之保無後悔乃令御史中丞李回使三鎮諭旨又以

忠武節度使王茂元為河陽節度使邠寧節度使王宰為

忠武節度使五月茂元以兵屯萬善在懷州河南縣河東劉沔守

昂車關一名芒車關在威勝軍武鄉縣此壁榆社遼州魏博何弘敬柵肥

鄉侵平恩州並洛成德王元逵次臨洺任畧堯山並宋信向

城在孟州河中陳彥行營翼城侵冀氏嵐州制劉從諫劉

稹官並削奪元逵充北面招討使弘敬充東面招討使先  
時河北諸將死皆先遣使弔祭次冊賜次近臣宣尉度軍  
中便宜乃與即軍中不許出乃用兵大抵不半歲不能定  
故皆得為之備稹初不意即見討及茂元錄詔示稹舉族  
號慟武寧節度使李彥佐為晉絳行營節度使六月茂元  
奏遣兵馬使馬繼領馬步二千人到天井關南科斗店稹  
遣衙內十將薛茂卿領親軍二千人至天井關詔元逵彥  
佐沔茂元弘敬取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歸降並不得  
納又詔沔取昂車關路臨賊境七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  
盧鈞為昭義節度使德裕奏曰貞元大和間有所討伐諸

道兵出境即仰給度支供餉或與賊約令懈守備得一縣  
一屯以報天子故師無大功請處分元逵收邢州弘敬收  
洛州茂元收澤州彥佐劉沔同收潞州勿攻縣帝然之彥  
佐踰月未出師乃以天德軍防禦使石雄為之副稹表臣  
亡父以李訓等名陷大逆累獻封章雖遇顛危禍蒙遂深  
叫天莫聞雖死何補伏乞稍回宸慮活臣一方弘敬亦表  
論雪稹皆不報回使河朔弘敬元逵具橐鞬郊迎俯從從  
命元逵出師屯趙州張仲武以幽州兵攻回鶻與劉沔不  
協回至諭以大義仲武欣然釋憾范祖禹曰武宗不惟使  
三鎮不敢逆又因以為  
皆指之用由德裕所以  
告之者能服其心也元逵拔宣務壁山名在信德  
府堯山縣破援

軍堯山加平章事八月積牙將李丕降用為忻州刺史弘  
敬逼遣持兩端德裕建遣王宰以陳許精甲假道於魏以  
代磁仍詔元達弘敬以河陽太原皆隔山險進軍未得之  
故已歿薛茂卿破科斗寨執四將火十七柵懷州相去只  
十餘里以無積命不敢入中外交章皆曰悟功高不可絕  
其嗣又從諫蓄兵十萬粟支十年未可破他宰相亦媿阿  
趨和德裕曰勝負兵家之常惟聖策先定不以小利鈍為  
浮議所搖則有功矣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帝忿然曰為  
我語於朝有沮吾軍議者先誅之羣議遂息德裕言河陽  
兵寡以忠武為援既以捍洛并制魏博詔宰速發五千人

援河陽仍領餘軍繼進積遣將張巨劉公直與薛茂卿同  
取萬善茂元欲走會日暮賊自潰去九月辛巳魏博奏請  
自涉漳取磁弘敬懼陳許兵入界軍中有變遂倉皇出師  
魏博奏守肥鄉收平恩殺傷甚衆弘敬加檢校左僕射以  
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卒以河南尹敬昕為河陽  
節度使宰代總萬善之師以石雄為行營節度使代李彥  
佐雄受命即越烏嶺破賊五砦斬獲千計時王宰屯萬善  
劉沔屯石會按晉史載記胡部大張劄督擁衆壁上黨劉  
地豈其故也欽後魏地志上黨郡有石井開脩文殿御  
覽上黨郡石研閼西漢地理志上黨郡有石研閼石研  
石研石會非偏傍誤即語音之訛  
寶華音訓嶺在今絳州垣曲縣  
相顧未進帝聞捷大悅

曰今將帥義而勇罕雄比者十月移劉沔為鄭滑節度使  
以前判南節度使李石為河東節度使陳許士票武賊衆  
素憚畏薛茂卿負戰勝冀厚賞或言其兵犯王畧深朝廷  
且怒薛益不可至稹然之茂卿大望乃與宰通十一月茂  
卿偽挑戰亟此委天井關去左右七營皆潰茂卿奔澤州  
使謀言於宰曰澤可取吾應於內宰疑不進失期茂卿扼  
腕悵恨稹聞其貳召誅之以劉公直代茂卿澤州西界烏  
嶺安全慶守之又西北凋黃嶺刀黃山在晉州冀  
氏嶺東五十八里兵馬使  
李佐堯守之西北界接太原石會關兵馬使郭審守之次  
南武鄉縣兵馬使康良佺守之王宰進兵欲圍澤州公直

拒戰忠武軍小却公直乘勝取天井關宰進破公直劉沔  
又取石會關李石代沔稹因石兄洛州刺史怙移書乞降  
石以聞右拾遺崔碣表請納之帝怒斥碣鄆城令令石荅  
書許稹面縛石馳往受之稹不出初劉沔破回鶻以兵三

千人戍橫水

按回鶻傳回鶻至漢南剽橫水水經注王莽

舊鹵水合東南流逕鹵城在居庸縣  
西北二百里太和中更名禦夷鎮

王逢軍榆社乞濟師

詔太原助逢軍石起橫水戍千五百人令別將楊弁領之  
當日軍興人賜二縑治裝會財匱給以半又將及歲除促  
令上路衆愈不悅弁乘隙激衆以亂四年正月還兵逐石  
與稹連和稹請將建議我求承襲彼叛卒若與之是與反

者械其使送京師使康良佐屯鼓腰嶺敗太原兵帝猶不  
赦帝遣中人馬元實往太原宣諭覘其所為詔太原軍盡  
留掄杜易定軍一千騎宣武充海步兵各二千人王逢自  
領收太原王元逵以兵五千扼土門張仲武扼鴈門延英  
對宰臣帝曰澤潞用兵方有次第忽有太原事莫妨進軍  
否宰臣曰太原兵馬在外諸州城鎮必不應接惟速令王  
逢進軍到城下必自有變德裕奏曰緣橫水猶有數千人  
曾經楊弁將領與亂軍同處恐弁招呼至太原又代州有  
度支錢物尚多得忻州斷其路即保無慮又橫水官健何  
清朝所管清朝極好將無側近有仲武行營兵料弁招呼

亦不勸弁厚賂中人還奏曰弁兵極多德裕奏弁微賤決  
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弁太原軍恐妻孥無遺  
盡留客軍自收太原從正月七日至二十八日而擒弁帝  
謂德裕曰太原之平實卿之功德裕遜謝因奏王宰未收  
澤州緣宰與石雄不叶恐進兵緞却昭義大軍雄輕兵徑  
入功歸雄緣宰有男晏實任磁州刺史為顧望計帝有詔  
切責三月丁巳李石為太子少傅分司河中節度使崔元  
式為河東節度使石雄為河中節度使雄破賊砦三堡一  
壬申德裕曰凡事皆有激發之勢令其自急陛下令王宰  
直抵磁弘敬懼而全軍赴行營又令王逢領客軍收太原

兵士急功自取揚弁今請劉沔移河陽令將滑州勁兵二千人直抵萬善即在王宰肘腋之下宰知朝廷此意必不違安若便進攻得沔聲勢亦壯戊寅以沔為河陽節度使宰懼急攻陵川破賊石會陔四月宰進攻澤州始從諫將死命積無答辱群奴故李士貴等與王協充用事士戰有功不賞下無鬪志財皆山積而協請稅商人使劉溪等分出檢實溪并齊民闕其貲十取二百百姓始怨從諫妻弟裴問守邢州有募兵五百號夜飛將多豪家子其家以輸貲不時為溪所囚問以為言溪大怒閏七月問囚殺溪與刺史崔敏自歸成德軍王釗守洛州士幣布一端積撥代歲

稟釗謂衆曰庫物尚多欲發以為賞可乎士皆喜悉所有給之送欵魏博軍磁州將高玉堯山將魏元談等以次降成德八月宰臣稱賀帝曰山東既順澤潞無能為宜乘此速有制置德裕曰臣等議三州當置一留後且管領三州不尔恐為立功大將所占若有請即難為可否給事中盧弘止素諳軍旅性又通敏帝曰只令主百姓不要領兵取潞州恐與裴問爭功詔盧鈞乘駟赴鎮稹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等遂議圖稹時劉匡周兼押衙在院誼白稹云十三郎在衙院人皆不敢發言卒致山東如此稹召匡周約且請假匡周奮曰吾在院中人人不敢他議吾若請假

族矣擊指而出誼令董可武入說云山東叛只是五舅今  
城內何人不自疑留後欲如何稹曰城中尚有五萬人閉  
門且過可武曰亦未是了義今束身入朝朝廷只左降一  
刺史從他郭誼知留後平寧後別求土地此上計也稹言  
誼安肯如此可武言已與之盟不負心可武即引誼諮事  
稹屏人約定入白其母裴母曰入朝大好只已遲耳吾弟  
尚如此郭誼安可保一切任汝稹遂素衣出門作母意令  
誼充都知兵馬使協輩戒大將廳前祇候誼謝稹即入大  
廳見大將稹遂居內廳誼補置更易一夕事定明日令可  
武入謁稹云有公事商量稹曰何不便言曰恐驚夫人遂

步步引出至此宅學院大飲半酣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  
一家願留後自圖去就朝廷必惻悼稹曰如所言稹之心  
也即執稹崔玄度斫之悉取從諫子在襁褓者二十餘并  
匡周等殺之誅張谷張弘陳揚庭李仲京王渥王羽韓茂  
章茂實賈庠郭台甄戈十一族夷之張谷張弘陳揚庭皆  
有文仲京訓之兄渥璠之子羽涯族孫茂章茂實約之子  
庠餽子台行餘子甘露難作皆奔從諫衣食之軍中大亂  
素有小嫌者即殺之流血成泥緘稹首送澤州過劉公直  
營若中慟哭丙申宰臣陳賀李德裕曰今不必置三州留  
後盧弘止便充三州宣慰使元逵弘敬兩道亦遣弘止去



帝曰郭誼如何處置德裕曰積庸下亂繇誼始及窮蹙乃圖積邀榮不誅無以懲姦臣及兵在境宜悉取逆黨送京師論如法詔石雄入潞縛誼及王協劉公直武德董可武等送京師並誅死杖崔士康殺之盧鈞停山東道節度使戊戌壬宰傳積首京師詔澤潞五州給復一年近昭義及當路州縣今年秋稅並免劉從諫暴賦加徵並免劉積招收團練官健並放歸誼日望旌節移書責雄雄大怒與監軍中使同入潞州剽劫殺戮至甚誼等參賀了勅使張仲清即云郭都知告身明日當到諸高班告身即見在晚衙入來諸將及誼稍安又云晚衙

點名喚宣之恐不得相識今且欲相見仰同赴關遂便收縛誼等於是朝廷以王元逵兼太子太師何弘敬同平章事劉沔檢校司徒壬宰檢校司空崔元式檢校吏部尚書石雄檢校兵部尚書丁未劉從諫暴尸潞州市戊申德裕守太尉衛國公先是韓全義敗於蔡杜叔良敗於深皆監軍官人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詔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豫又諸道銳兵票士皆監軍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高建旗自表師小不勝輒卷旗去大兵隨以北繇是取向多負至討回鶻澤潞德裕建請詔書付宰司乃下監軍不得下軍要率兵百人取一以為衛自是號令明壹將乃有功三鎮

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敕為忠義指意丁寧使歸各謂其帥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慢初劉悟以元和十五年為昭義節度使傳三世凡二十五年范祖禹曰古之明王天下之再三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自唐之失河朔或討伐之或姑息之不聞有脩訓勅之辭也是以兵加而不服恩厚而愈驕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帝鎮如運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天下豈有不平者乎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汰于武不可戢奏言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為成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武宗實錄甘露之變王涯賈餗等橫罹大禍至會昌已易代矣朝廷不能因事洗滌明其無罪羽庠非投跡強臣莫全其軀至是不幸已為路卒所殺而復聲其罪以逆為名識者知德裕之及禍矣

冬十月獵于鄆縣十二月獵于雲陽新紀再貶太子太傅東

都留守牛僧孺為循州長史湖州刺史李宗閔流封州列

傳通鑑脩

解題曰按實錄初僧孺宗閔亦嘗交連為聲援一旦以謀危社稷遠竄時論寬之餘見通鑑王涯賈餗之徒為滅德裕以李訓嘗陷已怒及涯輩子孫避禍逃竄德裕方日以逆徒則所謂宗閔僧孺謀危社稷之罪庸可信乎

唐武宗皇帝會昌五年春正月己酉上尊號以新舊築望

仙臺於南郊通鑑庚申義安太后王氏崩以通鑑脩

解題曰敬宗之母也

夏五月壬戌社稷崔鉉罷乙丑戶部侍郎李回為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

以新紀脩

解題曰悰鉉黨於僧孺者也

秋七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通鑑

山南東道節度使鄭肅檢

校右僕射同平章事

以新紀脩

八月壬午大毀佛寺勒僧尼為

民

以新紀脩

解題曰按舊紀時道士趙歸真特承恩禮諫官上疏論之歸真自以涉物論遂舉羅浮道士鄧元起有長年之術帝遣中使迎之由是與衡山道士劉玄靖及歸真膠固排毀釋氏而拆寺之請行焉餘見通鑑胡寅曰一身正氣為邪氣所傷必以五穀六味養生之物輔之然後邪去而正復

若盜跖伏於室內乃召陽虎而去之是重自代也庸何愈此元魏用寇謙之會昌用趙歸真去釋氏之類也釋氏蠱民心而耗其財誠宜廢絕武宗君臣以公道行之夫豈不可而待歸真乎事見通鑑

九月李德裕請置脩邊庫

以呂祖謙探目脩

四

